



2801
48-11

汪份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 下 十一

門口仁
號 2801
卷 48-11



份按賽合註曰。註云自由也。蓋由誠明有性之名。猶由太虛有天之名。不可作由此至彼。謂由誠而明。由明而誠。說蒙引亦如此。淺說謂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云云。語尤明白。似乎可從。然細玩末二句。口氣終恐未然。蓋自誠明者。本無節次。然此句。乃是以誠作主。即曰由誠而明。無不可也。觀下章章句。所謂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則三說之不可從。曉然矣。

中庸章句大全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

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

明附蒙引。孟子集註云。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

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

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朱子曰。此性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

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

中庸章句下

造喜齋



賽合註曰。上二句別誠有天人
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
舊說把末二句作申性教之
義不可從。○困勉錄曰。按大
全三山陳氏雙峯饒氏淺說
翼註俱作成功則一看獨存

子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峯饒氏曰。自誠明
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朱子曰。自誠明
謂之性。誠實然
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
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
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
意。可以至於誠。可以為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
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
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
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
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
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
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
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
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
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
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

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
無成功一也之意。此不可解
也。

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
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
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
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
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
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
於誠。此則字意慢。○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
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稍緩。○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
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而有教。即首章之教。惟賢
人由脩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入。○此明字與雖
愚必明。皆
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
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

氏曰。此章兼天
道人道而言。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

份按朱子謂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此朱氏公遷所本也但蒙引謂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此說似覺更長

份按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亦兼心言

以及覆推明此章之意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為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入事上來萬物皆備於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知為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日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日思誠○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黃氏洵饒

份按程氏此條乃朱子說見語錄

困勉錄曰合言之則盡性二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之則不容無別此與大學明親一例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不容無漸次此意自詳或問諸家各持一見者俱可不必要曰盡性物處就是贊了天地既可以贊便可以參此節內雖無後先節次然上俱云能字末云可以字則能字裏面有功用可以字特即其所能處而贊美之

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解○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此○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互古今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

份按察之由之。只是知行二字耳。讀者當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二句上體認天下至誠。○吳因之曰。盡性正與下致曲遙相對。蓋致曲者由此及彼。未能一時俱到。盡性則巨細精粗渾然大備。纖悉完具而無餘欠也。

份按章句解盡性兼察之由之二意。此却云盡性就行上說。必記錄之誤。斷不可從。

份按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下。更有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三句說得更周備。何故刪去。份按陳氏謂此節是有位聖人拘泥之甚。觀朱子致中和節所云。可以知其失矣。

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附蒙引。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起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己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特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存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說。至誠了。方能盡性。形氣不同而有異耳。附蒙引。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破天機。只是此一句。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

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善。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其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裁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己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

翼註曰。盡物之性難看。且如虎狼搏噬。聖人若盡其性。可任其搏噬乎。曰。搏噬非真性。性本無搏噬也。乃生於形氣耳。聖人不能已其搏噬。但驅而遠之。不使搏噬夫至貴之人。便是知明處。當了。况聖人在上。神而化之。又有猛獸不妄噬。鷲鳥不妄搏者。此雖不可入講。然認理當如此。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章句 四
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入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盡入之性。云云。此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則各有限制。

其所以然。○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盡入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附朱子語錄問至誠盡性。盡入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會做來。那五件事。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目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入之性。入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

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缺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存疑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閒見迭

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附蒙引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呂晚村曰人亦知逐句回顧誠字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只一誠便了也又曰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蠢致只是推廣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又曰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困勉錄曰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北溪陳氏東陽許氏朱氏公遷俱言是誠之效驗恐不是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

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著則又加顯矣明則

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

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

份按致自兼知行說存疑所
謂不外擇善固執是也黃氏
謂在知行之間殊謬

份按史氏以偏厚為曲乃程
子之說與或問不同

份按困勉錄云此曲是好的
夷惠之曲便是不好的竊謂
夷惠之清和如何可目為不
好但極其至不過成就清之
一字和之一字則是止就一
處推致而不能該偏全體悉
有與善也
份按致曲兼知行說程子偶
就學知言耳不可泥也

份按朱子此說亦用程子偏
厚之說與或問異要之程子
之說未嘗不是然却包在或
問之說之內

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
行之間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
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
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
之類朱子語錄著則明如見面益背是著蓋人之
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蓋人之
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
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旬之偏而悉推
致之以各造七到**其極也**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
要造極通考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
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
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
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存疑致
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
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

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
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附四書通章句德無不實
四字上章為誠者言此為能有誠者言必曰曲無不
致則德無不實者蓋非如伯夷偏於清極其至不過
成就清之一字而已凡所發之偏無不推致之而形
如孟子所謂凡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是也而形
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
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
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畫莫病於自足莫
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
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陷只
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
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
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
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

份按雲峰說應別為一條不應混在朱子此條之內份按曲是能有誠意似更穩玩章句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二句乃曲是能有誠意也竊謂曲若能有誠意當屬誠則形誠字未知是否

中庸之全章
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峰胡氏曰日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三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三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

困勉錄曰曲能有誠是全體之仁但未是至誠耳許氏謂是一曲之誠大謬

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眾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蒙引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閒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謂就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是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至誠不異於

份按淺說所謂隨事隨物云者最合朱子須於事上論及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之說

聖人也。○淺說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者。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

仁發明人道也。○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已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已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

顧涇陽曰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妖孽與亡之兆也非與亡之本也必有所以與所以亡者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箇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也然禎祥妖孽之類泛泛觀之其狀顯何人不能見細細觀之其情微何人能見即如成子受賑一節成子不知成人亦不知獨劉子知之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

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妖亦作祲孽魚列反說文作蠶云衣服歌

謂之蠶○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著所以筮龜所

以下通考趙氏惠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疏筮始伏羲成於

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

知邪人亦不知獨子貢知之推此而上蓋有劉子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况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窺測故禎祥妖孽亦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翼註曰新說謂聖人不待禎祥妖孽善龜四體而知夫既不待他却又說他何用○份按細玩經文之意翼註所云最當溼陽顧氏以至誠不待禎祥妖孽後知與禎祥妖孽必待至誠後知對舉其實後說是主也○按後說固是主然以前說引起却極精妙

立卦者坐土之著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善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善音隨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藏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善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燕燠遂餼其燠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燠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焯亦謂之楚焯楚荆筮之類也焯讀如戈鑄之鑄下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

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見極高但於支勢似說不通舊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作禍字却於支勢甚順○說統曰據舊解以善不善即作禍福看或謂先知在禍福將至之先只就善不善上知箇禍福但不知這善不善將屬之他人乎抑屬至誠本身乎所云先知將屬知人之善不善乎抑亦自知其善不善乎看來善不善只應如舊說頂上文禍福將至吉凶禎祥天地氣數所為自是聖人不免但不至誠的人便不知即知亦往往後時只是聽其自至祥不能遷災不能卻甚至祥反為災却是聽於神不是天地生身造化在手段須是至誠的人善便先知其

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凡此皆理之先見形句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與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

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峰胡氏曰禎祥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著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

福自然名致有道不善便先知其禍自然禳却有方如此則休禳協至災反為祥直是吉凶禍福造化不能自主一聽聖人轉移故曰至誠如神○困勉錄曰按禍福之至有與理合者善而得福惡而得禍是也亦不必與理合者善不必得福惡不必得禍是也原兼此二者至誠之先知亦兼此二者故善不善字只頂禍福為順不必如賽合註說也又曰許氏謂善不善俱有禍福其云善不善是在妖祥上說與作人心善惡看者又不同但所云祥或作凶等上文已包得蓋祥無作凶之理但人所見為祥未必真是祥耳上文所謂祥乃真祥也真祥非至誠不知餘倣此如

此看則只依孔疏存疑淺說以善不善作禍福看為妥份按禳祥者與之幾下有祥又禳之幾妖孽者亡之幾下有孽又妖之幾與饒氏所謂禳與妖衆人皆知祥與孽衆人安得知之說皆自生葛藤不可從份按陳新安謂禳祥妖孽皆見於著龜四體非章句之旨不必從

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非就禳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禳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

詳審告語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禳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誠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易曰知幾其神○蒙引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足各二為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間皆可驗人之吉凶○註謂私偽不留於心足矣乃兼自言者蓋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目與心最相為用者也○福之兆禍之萌一曰兆一曰萌亦互文也○吳說以禳祥妖孽皆見於著龜四體按章句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著龜四體說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著龜四體之外無

禍福之兆也耶。○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麟鳳瑞
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故為禎。○孔疏曰。國
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
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
鳳來。是祥也。○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存疑。禍福
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
福。不善即是禍。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知

發明天道也。○朱氏公遷曰。誠自入心而言。至
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
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
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吳因之曰。章內五誠字。第一
第二誠字。俱兼實心實理。第
三第四第五誠字。俱就實心
說。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
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

不實。義各有所指。
份按誠者自成。乃是天命之
性。不假修為者也。句中自有
自然成就意。然却不可以自
成之自。作自然之自。丘月林
云。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
作自然看。然則章句云。則為
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已
兩自字。亦俱為自然耶。蓋只
是自己耳。人稟來原有此誠
方自己成。得箇人自然之自
尚在自己外。而自道之自。實
因此而生。翼註曰。兩自字。俱
是自己。人之生也。有此實心
方不虛此形骸。誠也者。乃所
以自成其為人。不可以上作
自然。下作自己。此二說皆的
當。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
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
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
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
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
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
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
之所有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
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
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
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
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峰胡
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
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
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
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
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

道字迥別。時文亂拈者。謬份按如雲峰所云。則誠以心言。竟屬之自道句中。非章句本旨也。須知以實心說自成。原與不假人為不相違背。則誠以心言一句之應屬自成。明矣。

份按曰欲曰必。便落修為。不

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為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况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入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為本。而以入之所當自行者為用。亦可專指在入者。如下文章句所謂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用。又何疑之有。通考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成有虛偽。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

是天命之性。可以言自道。不可以言自成也。份按吳氏此條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向頗疑。此道二字不成文理。檢原文乃是此言率性之道。編是書者心氣粗浮。遂落去言率性之四字也。份按為人之說。恐非本義。

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入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為己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已即是為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又以入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入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即誠自成一句。固兼入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入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入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

份按誠者自成。雖兼物說實重在人。故章句上二句。順經文兼物說下二句。則兼主人言。蒙引說得最當。史氏謂下二句專指示學者。未嘗不是。至謂專為人所當自行者言。則將誠以心言屬之。自道與雲峰同誤矣。竊思誠者自成。誠者物之終始。或問兼實理實心在內存疑。所謂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是也。程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以此說自成。乃是就天地物內抽出人來說。正意句誠以心言。意。今胡史一說皆謂誠以心言。專指人之所當自行者說。其意蓋謂實心不可以言自成也。是朱子所訶。徒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

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為指示學者設。則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力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為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為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為能。故以心為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為性。而言入之所以為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為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眾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其於心者之為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其於心者之為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為理。故如此疑耳。雙峰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不達

知其入為實心者也。

吳因之曰。自成自道。本文用一而字接下。氣脉甚緊。大意謂誠乃是自成的道。非人之所當自行者乎。只把自成說得重。自道意便自了。然。○四書脈曰。二句當看。不當板對。○翼註曰。自道須承自成來。設使誠非自成。則道亦可。以行。可以無行者矣。份按呂晚村謂下二節言誠。而道在其中。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又謂自道工夫全在誠上。誠之便是自道。其說皆是。但謂誠以心言。誠之在入者。原有工夫。此却不然。蓋以實心言。誠兼有常入之心之本實者。與聖入之心之至實者。二意在內。常

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附蒙引誠者自成。兼人物言。天地鬼神亦在其中。道自道。專以人言。誠則物物都有道。則非人不能體而行也。○此章大意思。正意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此一句。正誠之者之本領處。誠意重。而道意輕也。○註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之為本。而道乃其用。必能實其心。而后能行其道也。不然。心不在矣。復何能為本也。用也。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入之道也。而言

人之心之本實者。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心之至實者。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皆不假脩為者也。呂氏又謂不當以自成句屬天命之性。愚謂常人之心之本實者。非天命之性而何。若聖人之心之至實者。則亦全此天命之性者耳。○又按下二節言誠而不言道。言成已而不言自道。章句謂人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字只用帶說。其說未節處。所謂既有以自成云云。道字亦只帶說。信乎自道在自中也。○首節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天命之性也。此自成是本體自具底。蓋惟自成所以當自道也。次節所謂人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末節所

故下條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朱子於此先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為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詞意兩無間然矣。其解性道教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已之有性云云。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立言之意。此朱子解經之法也。○存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入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漸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

終字附語錄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

謂既有以自成云者善反之以復其初也。此自成是工夫。做成底蓋能自道乃完得自成也。份按物之終始章句以實理言然却兼實心在內。或問言之最精密。翼註曰註云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此二句略可疑。似與不誠無物相混了。不若只說實有是終之理與鬼神章相合。

份按語類廖德明云無物謂不能聞見是物與章句不合

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

竊謂視而不誠於視則如不視聽而不誠於聽則如不聽此乃不誠無物正解若不能聞見是物特其餘意耳

份按北溪謂誠者物之終始誠字以實理言是只說得半邊也

中庸大全 章句
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言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閒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閒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訕至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通考黃氏洵饒曰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天理流行誠之為貴人道自盡天下之物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轉說有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即而道自道○東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人言○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吳氏程曰章句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率性之道也○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

困勉錄曰。誠者非自成已二句。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附蒙引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一句○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此實理兼實心實理○誠之工夫哀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仁即誠之體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物有內外仁知未得於已無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已成已是在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至此可謂真能自成亦可謂真能自道○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已二句當讀在成已仁也以下一氣通去皆推原此二句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四書脈曰成已能成物就是時措之妙了○袁了凡曰仁知總是吾性中所固有可以已與物分

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句於事者以時

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

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

內外不可以不知分內外。○
呂晚村曰或以此章言入道
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
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已成物
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蓋
成已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
知仁非此知仁也○王觀濤
曰成已所以成物處已舍時
措之宜意此處只將故字喚
起言唯性合內外故時而措
之以此成已即以此成物舉
而措之與時宜之此之謂性
中之妙用此之謂率性之能
事○仇滄柱曰饒陳二家以
合內外之道照而道自道說
不知首節自道是當然之道
此處道字是本然之道皆錯
看章句道亦行於彼一句耳
不知註中補出自道意本在
成已成物處不宜插在合內

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
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說道
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
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
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
知也○雲峰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
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
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
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
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
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
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
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
可由曰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言之則
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
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己也此為己之

外句惟蒙引謂此道字輕看
愚謂此道字只指理而言兩
處道字何必強而同之耶又
或以性之德為天命之性合
內外之道為率性之道上句
性字固同而以此道為率性
之道亦終未合即譚氏實理
可由曰道亦傍率性而言皆
不精細○翼註曰折衷云合
內外之道要見仁固在內而
知亦非外意最精切不可用
仁內也而未始不合於外知
外也而未始不合於內之說
也

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
已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
行於己故曰自道言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
榦是乃事物之微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
一虛偽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
為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
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已而已也既自成已
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
俱立成不獨成成已所以為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
為知而用以行成已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
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已之仁存於內而
道自行於己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
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
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
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
得其宜也哉由成己之仁發為成物之知則知固自
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
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

謂之知也

困勉錄曰。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率合。此道字即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又曰。言性之德。而率性之道。亦在其中矣。不可以率性之道。專貼合外內句。蒙引得之。又不可以性之德。二句貼性。以時措句貼率性。○呂晚村曰。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不可以性道平對也。又曰。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宜哉。註補既得於已四字。即節首

中庸大全 章句

天理流行。心之全具於內也。知者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心之發於外也。雖有內外之異。總是一箇心也。但有所存。所發之異。爾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正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箇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蒙引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仁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智非我性之所有。容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己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存疑。仁智既得於已。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蒙引。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其曰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為

誠者二字也。○仇滄柱曰。註中既得於已句。分明補出誠者之全。其仁知淺說。所謂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是也。

困勉錄曰。此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為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負財殖焉。以上見天地之類。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也。又曰。翼註謂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時俱有。本無漸次。但漸漸說去耳。此說殊混。以理言之。固一時俱有。以事言之。自不能無節次也。玩或問可見。

並舉體用意耳。非以智在外也。自內而發於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德矣。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心

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馨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

去。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

間斷。真實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不至。○雲峰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

中庸大全 章句 下

字

丘月林曰胡雲峰謂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蓋故字意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節乃作讀成已成物此誠之者之德業也若夫至誠之德業豈無可言者乎故至誠云云
份按存疑此說本自的當而困勉錄頗不然之謂顏子三月之內雖不可謂假偽虛誇然對至誠看則亦不免虛假竊謂顏子具體聖人其真實無妄豈與聖人有異其所以猶未可謂之至誠者特以其未能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故不免偶違於三月之後耳蓋顏子已到充實而有光輝大可為化不可為境界謂之對至誠看未免虛偽可乎困勉錄又謂存疑云三月之間所

不息則久久則徵

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通考史氏伯璿曰論語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爾附通義草廬吳氏曰至誠之道靜而動動而靜無一時間斷故曰無息存疑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或問解誠者物之終始云如曰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即是虛假而間斷也而三月之間所為皆實亦是誠矣豈可謂三月之間所為皆假偽虛誇故至三月之後而間斷乎故曰陳氏蒙引之說不可用者此也

為皆實三月之後未免無實即是虛假間斷不得章句自無間斷之意竊謂偶違於三月之後乃是偶有虛假即有間斷而其三月之間所為皆實是正章句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困勉錄又議存疑之說謂至誠無息不必到無息時始見竊謂至誠能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如此自可逆知其後之必無間斷固不必到無息時始見也顏子既未能如聖人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自可逆知其不免偶有間斷於三月之後亦不必待其息時而始見也存疑之說無可議也
說統曰自始至終此誠無時間斷則曰無息自後觀之此誠無時不然則曰久久則不

久常於中也徵

知盈驗於外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附淺說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蒙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存諸中者既久則徵說來則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

意總計之名。

困勉錄曰：翼註謂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此說最明。蓋徵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自己身上事，徵是見於政治底。至誠自己身上事，不可以漸次言，何待久而後然，唯其見於政治者，則不能不以漸耳。北溪以眸面益肯貼徵字，不是。份按困勉錄曰：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節又抽出言之耳。翼註曰：悠遠博厚高明，講語只在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竊謂合此二說，可盡本節之義。蓋本是合下二節意，而又不得即說破也。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

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

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存疑：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

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徵則

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附存疑：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當時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此所以說悠遠則博厚。○廣博是橫說，深厚是直說。○蒙引：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深厚可知。○存疑：章句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思。○蒙引：高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惟高則明。

說統曰。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丘月林曰。天地字下節方露出。覆載成還主聖人說。

卑則不明矣。雖日月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照矣。○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

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蒙引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

份按北溪謂由高厚以至於悠遠則又分層次矣。玩章句高厚又悠久又字便說得圓。

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壞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指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

份按蒙引謂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故曰兼內外此說得之至謂久字自兼內外却恐不然久只指內史氏之說得之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章句
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徵則悠遠以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爲無以異則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峰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卽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卽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日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爲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况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

與外又何爲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子之精密○黃氏洵饒曰徵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附存疑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仰賴有所矜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丕冒海隅蒼生西土怙冒是高明覆物意○至誠之功業自徵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悠久卽博厚就覆物載物上要其終而言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持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峰饒氏曰博

吳因之曰講配地未可便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爲地也恐礙博也厚也二節賽合註曰載物二節還該依註分體用說自業之立於我則高厚悠久屬聖人爲體自

功之及於物則覆載成屬天下為用蓋上文博厚高明悠遠內便有覆載成了至此始提出來故配地節即足上載物一節載物節即足上悠遠節非謂先博厚而後能載物先載物而後能配地也餘句做此○吳因之曰博厚配地節註與天地同體此體是用中之體非本體之體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用而言便為體耳如下文博也厚也節應上同體今天天節應上同用然博也厚也等亦是用中之體豈是形體之體耶蒙引以天地為體天地之覆載為用尚欠的當大全黃氏因用見體之說亦謬○杜靜臺曰聖人之同用同體總在功用上說但自功用之

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附朱子文集李時可問曰觀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為稱首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為先也答曰此等處不必深求只是隨文贊歎大略看過可也○蒙引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施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蓋體亦用之體耳
翼註曰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作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鄒暉山曰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其曰不見不動無為者總之是一箇順萬事而無情耳順萬事而無情乃是誠之所運用也若一參以情識則非至誠矣即有息矣又焉能徵之如此
份按雲峰謂博厚高明之不能久者以其不自久中來竊謂不自久中來豈能博厚高明果能博厚高明豈有不能久蓋其所以不能久者惟其不自久中來而未足以言博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之言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峰饒氏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峰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

厚高明耳。

困勉錄曰：章變成在天地亦有之。在至誠亦有之。但本文正意是就至誠說。觀章句曰：以配地而言也。云云。可見淺說得之。大全黃氏謂如此者以下專言天地。謬。困勉錄曰：見動為也不是不好底。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了。

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附淺說。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雖有曰。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為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為民之制。有大樂以為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有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為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

困勉錄曰：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並育一節之例。○賽合註曰：此節只重誠字。還未重生物上。○份按：天地之道。道字或謂專指發外者言。就指博厚高明悠久等大謬。或謂宜在主宰上說。此似與重誠字之說相合。然吳因之。

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蓋無為之為也。○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不曰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蒙引：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反。又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

謂道字只是渾說不必分內外竊謂吳說為長○困勉錄曰不貳即是誠註所以字不必泥

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不貳即一理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附淺說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二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二之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三言而盡者也惟不一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存疑不貳所以誠也當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貳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蓋只是一箇物便純若有兩箇物來便

雜了○蒙引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龜鼉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

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附淺說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

困勉錄曰翼註謂此節在不貳下一層不測上一層殊未蓋此節即是生物不測但未顯言之耳與前徵則悠遠節同翼註又謂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根誠來此說與淺說同極是蒙引云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存疑亦兼性情

形體言俱不是不用兼字為妙。份按吳荆山曰翼註說即前徵則悠遠節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也此亦當如前合困勉錄說用之為妄蓋本是含載物覆物意而又不得即說破也荆山又曰按註故能各極其盛云云及以致盛大云云則翼註之說似亦可從

份按或謂即昭撮土為言非是以至小形盛大之意見

無一處非天無一處非地也即此便有難測處困勉錄取此語即語小莫破之意似有意味欲蒙引曰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細玩終是蒙引之說為長困勉錄曰季彭山謂日月星辰之繫是無窮內意河海華嶽之載是廣厚內意而萬物覆焉載焉方是說生物云云麟士亦主此說此真拘儒之見也何必乃爾

份按章句由其不貳不息句跟工為物不貳猶博也厚也節章句跟誠一不貳說來也或謂指昭撮土謬甚章句

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蒙引此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道之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安得不兼內外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私列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

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

及其不測元鼉湯何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扶華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如玉振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

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纂疏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得此實理無

中庸大全章句下

所謂積累云者。乃是謂先言昭昭撮土。後言無窮廣大。有似積累後大。由其不貳不息。句乃又在其上。一層也。

有駁雜。無有間斷。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而始能有此功用耳。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日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考。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猶於人而舉其一息一事為言也。及其猶言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於無窮中指其昭昭。所謂撮土者。即於廣厚中指其撮土。卷石一勺。類此。山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於一勺之多。故能廣大無窮。而覆載亭育。聖人自一息之實。至無一息之不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不實。緝熙廣大。至與天地相似。此文王之純。亦猶天之不已也。經旨本無積小至大之意。讀者或以及其之語為疑。故晦菴辨之。○蒙引寶藏典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龍龜之類。為盡山水之利。

樂天齋翼註曰。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總見至誠無息之意。重聖人一邊。非與太平說。
份按此節有謂此以天人合一。一言有謂不重在天人合一。上愚玩章句止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曰引此以明。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之意。可見此節只歸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上去天人合一。一意只宜帶說。不可作正義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

曰誠便是維天之命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

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巳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閒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巳

份按文王之所以為文只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陳氏所云非也

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謚來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撥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

份按蒙引所謂天道聖人之本體與配地節章句天地同體之體字不同蓋彼乃用中之體而此則專就其在內之本體未涉乎功用者言也

份按存疑講純亦不已句單承文王說將天與文兩分開是金抹剝天人合一之說者也困勉錄深取其說然以天人合一作餘意帶說一兩句以挽合配天配地亦可

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附
蒙引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
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不同○註不
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
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註引
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
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
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
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
天道聖人之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存疑章句言
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明白蓋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只
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夫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
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
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此

份按信如史氏之言則是獨無誠之者之勇也而可乎雖曲為之說固不可得而通也竊謂三達德之義諸章之內莫不皆具何必如此分配

份按史氏既以大德小德為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

天道○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八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之所言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為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為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

隱川流敦化爲費而又謂小德川流卽費夫德敦化卽隱三行之間自相矛盾

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卽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卽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爲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辯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爲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爲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

袁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狹隘不弘之道亦非空疎不密之道拓之六合併包者其大體斂之纖悉皆貫者其真精

大哉聖人之道

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於第三十二章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峰饒氏曰道卽率性之謂雖天

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爲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附蒙引此道字卽率性之道以其

吳因之曰發育峻極是大概
統體規模三千三百則統體
中之逐項條件若把三千三
百合做一塊也就是發育峻
極的道理
困勉錄曰翼註謂發育二句
不對然淺說對講蓋峻極雖
就在發育上見然對說自不
妨也○薛方山曰發育萬物
即體物不遺意峻極於天即
察乎天地意
份按蒙引謂聖人之道若就
聖人身上說則下文待其人

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
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爾若以為聖
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
不疑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
彼固非就君子身
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
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
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於天只是充
塞天地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
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
外也○雙峰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
物發生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
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
之體段而言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

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都說不去諸家皆主此說
固然矣然其說發育處則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當之且
云朱子謂即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須要
聖人使他發育此說最好今
檢語類原文曰或問聖人之
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
人之道不須要聖人使他
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則朱子
之意明指春生夏長云云不
得即為聖人之道與蒙引所
云正相反蓋蒙氏不曾細玩
語類原文只看大全中刪本
又不曾看得仔細致有此誤
耳竊謂禮儀威儀原屬聖人
制就非天造地設者則發育
萬物亦宜在聖人功用上講

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
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
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
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蒙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
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物兼動植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趙氏

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
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此言道之入於

至小而無間也
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
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

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
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
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

矣。解大神謂禮儀威儀皆聖人所裁。何故道之大既屬造化。而道之細却屬聖人。其說正與鄙見相合。夫就古之聖人之功用制作以見聖人之道之常存乎天地之間如此而不粘在聖人身上立論。其與下文待其人後行云云亦何礙乎。

份按李九我云。禮儀威儀便當道說。勿云道之所貫如此。則禮儀威儀未為道。而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也。翼註亦主此說。最為得之。蓋三千三百皆是至道之具。乃因勉錄獨不謂然。何也。

份按或以發育峻極屬天命之性。三千三百屬率性之道。非是。困勉錄謂道之大道之

中庸之全章合

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眾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眾土之積。滄海之深。以眾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於天。其大無外。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道之功。威儀三千。卑不可抗。至道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語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關一事。便是於全體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

小不必分屬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亦不必分貼已發未發。此說得之。

呂晚村曰。看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能說道不必人而在。似與待字語離却。正與待字義密。又曰。道不待人而始在此。翻義也。道必待人而後行。此正解也。然惟不待人而始在此。故必待人而後行。二義只是一義。反正開合足以相發。說統曰。自其體聚處言曰凝。

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也不妨。○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闊處。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行。行如是之道也。○蒙引。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蓋必德性宏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自其運用處言曰行。○份按翼註謂疑在行前一步。竊謂惟能疑而後能行。亦惟能行而後真可謂之能疑。須先行前一步行後一步。其意方備也。

困勉錄曰。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兩件。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已善敬勝

百邪亦自有克。竊按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已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又曰。此節致知帶有力行。然只是舉此包彼。史氏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蒙引說約俱取之。愚意不然。依此則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朱子只說致知不可易說力行其意自無病。不可易也。○份按朱子此節分存心致知二項論者。謂缺却力行工夫。爭欲立說以補其所未備。胡雲峰謂存心中不必分知行。而致知中却兼行而言。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朱子曰發

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附語錄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纂疏黃氏曰。天地間有這箇物事。自家便疑他。須有此德。疑是自家去聚他。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火熟物曰燂。似廉似林二切。謂故學之矣。

復扶又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

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

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

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通考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以下節解。附語錄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坏子。有這坏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此本

史伯璿因其說遂以盡精微知新屬知中庸崇禮屬行倪道川朱允升所見皆同蒙引亦兼採之此一說也淺說則謂致知內兼知行存心亦兼知行而分致廣大温故屬知極高明敦厚屬行此又一說也困勉錄謂存心包得力行而致知則帶有力行意只是舉此包彼不必如史氏分屬此又一說也三者各持其說而陸說獨爲近之愚竊謂尊德性者大學之誠意正心也道問學者大學之致知格物也語類引博文約禮以分配尊德性道問學正是此意夫正心誠意約禮皆是力行之事然則道問學固屬致知而尊德性之包力行也明矣此陸說之所以爲近理也語

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蒙引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使不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性哉故曰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君子必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故君子又必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此存心致知二事修德疑道之大端缺一不可○道由也謂循其則也○道問學學以問爲先故曰問學愚每謂學只是效效須是問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

類有二條朱子明以上截屬之力行而諸儒多不之察何也或曰雲峰謂章句非存心無以致知豈可曰非力行無以致知愚考近思錄論爲學有三曰致知曰涵養曰力行克治大學之誠意正心兼乎涵養克治者也此節所謂存心亦如是而已不以私意自蔽非涵養本原乎不以私欲自累非克治外誘乎此之謂動靜之全功也是則尊德性者包動時力行在內而非專就力行言也與非存心無以致知之句豈相戾乎夫存心包乎力行語類亦嘗以上截屬之力行而章句終曰存心致知不曰力行致知者正恐言力行則缺却涵養一段工夫耳然則論者徒病朱子不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極高 涵泳乎其所已知 故敦篤乎其所能 敦厚 此皆存心之屬也 朱子曰致廣大謂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汗矣○雲峰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爲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爲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附語錄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底今人說入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蒙引人心本廓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即障

言力行之為遺漏。而不知朱子正惟不言力行之為完備也。困勉錄曰。謂廣大中自有先後。高明中自有先後。則可謂廣大先於高明。則不可。餘俱做此。或疑不以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既有輕重之分矣。焉得無先後。曰。總是敬持此心。體私意也不得蔽他私欲。也不得累他。那得有先後。

隔而窄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則為他累得。卑汗昏濁了。故屬之高明。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為廣大之蔽者。是私意。意既生。則蔽其廣大矣。為高明之累者。是私欲。欲既滿。則累其高明矣。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既以故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閒。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其所已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致知之知。日知其所未知也。溫故之知。習其所已知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蓋此樸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

問。工夫。○道體之大在德性上。德性是吾心體之本然者。何以見之。蓋廣大者。心體本自廣大也。高明者。本自高明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謂良知者。則固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怛之意。所謂良能也。則厚亦其本然者也。故曰。存心。○存疑。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為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則狹小之極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廣大之極者。○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纔被私欲壓了頭。便卑汗了。不為私欲所累。便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溫故。使其知益深。若優游而涵泳。日就而月將。則溫。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新

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

朱子曰：極高明

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樸。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錄：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蒙引：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

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或問云：溫故然後可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以不知新。敦厚然後可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然則泥以字而立異說者。殊無意。謂○存疑致廣大。不盡精微。則有空疎無物之患。故道理之散在萬事萬物者。如三百三千之類。皆當隨在剖析。不使有毫釐之差。○心曾廣大者。多忽略細故。故致廣大。而以盡精微補之。○極高明矣。而不道中庸。則有高虛無實之患。故處事必由乎中庸。凡其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皆事也。必擇乎中庸而守之。要不出乎三百三千之外。○意思高明者。多過高而無實。故以道中庸補之。○不溫故。則本然之知。將自我而失。溫故而不知新。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不敦厚。則本然之能。終於此而不能長進。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踐履疎略。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行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大傳曰：禮卑。此曰崇

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曰卑。合零碎上積起。則曰崇。故曰循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廣即崇也。蓋非

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

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

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

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

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

○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

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峰胡氏曰：讀此

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

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

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

份按語類朱子以上一截屬行。此即其一條也。但編書者盡刪去分說知行處。彼蓋偏主胡史二說。謂上截不分知行。下截兼有知行。恐人見朱子上截屬行之說。或疑胡史二說不的。故去之耳。今附錄語類原文於後以正之。

困勉錄曰：雲峰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不是蓋知新中亦有中庸。崇禮中亦有精微。

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謂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曾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

份按雲峰謂存心不大段用力。夫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乃省察克治之事。其為用力也。勞矣。朱子玉山講義舉孟子道性善章。謂人或氣稟昏愚。物欲深固。必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引若藥不眩。厥疾弗瘳之言。為喻中庸所謂尊德性。正謂此也。蓋朱子所謂尊德性者。如此謂之不大段用力。可乎。彼蓋誤認存心止為虛靜工夫耳。其所以疑朱子缺却力行之功。而欲於致知中補出正坐此也。

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未於敦厚崇禮不日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土。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

份按史氏所謂存心不須多用得力。與雲峰不大段用力之說。其失正同。

仇滄柱曰。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史氏遂以上二句為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即良

日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被敝。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日知所未知。日謹所未謹。日不使日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日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穫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峰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度越諸編

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謹耳。

但以前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股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為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

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眾理之體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知。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峰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為訓。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交互為說。行先於知。天

中庸之全 卷之五
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知則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複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何

份按存心中既包力行如何却居致知之先蓋以大小分先後也黃氏此條極精

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語錄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

翼註曰此章開口甚大收尾似小了故此節要看得冠冕正大方好又曰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與默容俱指末在位者言要應意首三

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截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到件到。恰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蒙引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是行亦謂之致知。之屬者。蓋道中庸必擇中庸為先。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必先窮究得盡。是其所重。總在知上。故就其所重言之。總歸之致知耳。但曰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便是示人以有力行在矣。看來看去。朱子註自不差。况此又是大節目所在。朱子豈容註有差耶。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節意講不驕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倍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也言與者闡位育經曲之道於世也默容者敏位育經曲之道於心也如此看便濶大得旨

賽合註曰明哲即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即疑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

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

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是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通考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

中庸卷之五 章句下

豈

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更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設何為而又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為但證隱居默容誤矣况丞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語錄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輯釋臨川袁氏曰不驕不倍足與足容皆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引此詩以明之○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與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處尚多也聖賢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峰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

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

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敦化處發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入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直至神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大德為萬殊之本以為言隱可也小德為全體之分亦以為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即萬物全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即物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即費也川流敦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即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即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為隱小德不為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

而可乎。蓋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入性言之。則天道即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即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教化之意。固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即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為易見。○朱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困勉錄曰。愚自用。賤自專。兩句平說。而子思引言。意在

自專上。生今反古。句兼愚賤在內。而意亦重在賤者上。雙峰謂此章於賤者特詳。是矣。而說得未明。覺生今反古句無安頓處。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陳氏曰。愚者無

聽上之所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歎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通考史氏伯馨曰。如此者。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為當聽上之所為。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輯釋臨川袁氏曰。愚自用。有位無德。而作禮樂者。賤自專。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道字專指禮樂而言。非泛言道理也。生今世反古道。謂作禮樂而不宜於今者。程子所謂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

份按生今反古。既兼愚賤說。則包有位無德者在內。許氏獲罪于上。與陳氏聽上所為句。皆欠斟酌。專註曰。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若復古之道。却是美事。

份按非天子三字極重此天子兼德位時在內舉位以該德時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也者

猶體也度品制不制度之制文書名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

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

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

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

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

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

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

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

大意思方有益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

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日天是名考

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惠曰周禮秋官

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

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日字又外

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

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茲也蒙引

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

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

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

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

子如何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

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

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

也○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服如何

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

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蓋互發也大全趙氏古曰名今日字之說則直以名字當畫字看矣如此則畫名二字無分別在他處或有此解此處則難通也

困勉錄曰書即字也文則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言章句云文書名言書之名也是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不同何也今按周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諭之皆大行人之職也○今按章句曰文書名名是音聲而許氏却兼象形言者何與蓋有其形則有其聲其形差則其聲差既正其聲音則畫在其中矣故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與此互發○或謂議禮制度考文三件說天下之事還未盡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之類當何所屬又如征伐賞罰之類不知何所屬曰此以屬之制度未見其不可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

說統曰倫非人倫之倫親疎貴賤之相接禮度秩然是次序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議禮所以制行

